

新片点击

《萨利机长》： 尽职尽责了或许就是英雄



□无 端

看完《萨利机长》，相信所有观众都会认为：机长是一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英雄。然而，机长自己却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尽职尽责罢了。

这是改编自2009年“哈德逊河奇迹”的一部影片。2009年1月15日，全美航空公司1549航班起飞不久后遭到鸟群撞击，飞机两侧的主力引擎同时熄火。该机机长“萨利”，即切斯利·萨伦伯格机长当机立断，将飞机成功迫降于哈德逊河面上，挽救了机上155名乘客及机组人员的生命，完成了人类空难史上的一次奇迹。真实事件的故事容量并不大，无非就是一场空难的前因后果、迫降及救援过程，但85岁高龄的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将焦点放在了“英雄被质疑”这个矛盾上——尽管萨利机长凭借高超的飞行技巧和史无前例的英勇行为赢得公众和媒体的广泛称赞，可同时，NTSB（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事故原因的调查也在紧密展开，萨利究竟是神勇无双的大英雄，还是将155条性命带入危险境遇的糊涂家伙？

影片一开始，萨利机长就是从噩梦中惊醒的，他梦见自己驾驶的飞机失控了，正冲向高楼林立的住宅区……然而睁眼环视，自己分明是在酒店里休息，电视上正轮番报道着他的英雄事迹。然后他出门了，第一次和他见面的姑娘竟然主动拥抱他，酒吧里的老板亲自为他调酒，并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新酒。然而，萨利机长的脸上却鲜有笑容。因为调查组已通过计算机应用返航场景算法，依照相关参数对事故状况进行模拟，一旦模拟结果证明他当时确实存在操作失误，那么萨利机长不仅将面临被迫离职的境地并将受到取消退休金的制裁。这意味着连同那架飞机

一起埋葬的，还有他整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公平吗？用萨利自己的话来说：“过去的42年中，我飞过成千上万个航班，但我在其中一次的表现却决定了人们如何对我整个飞行生涯做出评价。”在错误面前，一世英名会毁于一旦。人命关天，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说法。但萨利机长这个人物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影片刻画出了他的双重性：他是英雄，也是凡人。他有英雄的卓越和睿智，也存在凡人的脆弱和焦虑。著名演员汤姆·汉克斯以扎实平稳、精准到位的演技，展现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凭借丰富的飞行经验，萨利本来坚信自己的判断和操作，所以开始时他对调查组提出的模拟实验不屑一顾；但当他被告知模拟的结果是飞机可以顺利降落附近机场时，他开始动摇、怀疑、忐忑，甚至神情有些恍惚。好在机长发现了电脑模拟过程中存在的漏洞，于是最终自信地走进了听证会现场。

说实话，萨利机长最吸引我的，是他身上始终保持的职业精神。飞机迫降之后，他亲自将惊惶失措的乘客一个个送出进了水的机舱，自己则最后一个离开失事飞机。当瑟瑟发抖的获救者们很快被赶来救援的人们披上了大衣、毛毯时，机长

却无心理会自身寒暖，一心等待救援数据出来。当他得知机上全员获救，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那么，面对这样一位机长，当局的审查是不是吹毛求疵、多此一举呢？客观来说，审查过程无可非议。如果说萨利机长的选择是职责所在，那么NTSB也有责任调查一架价值六千万美金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同时，他们也不允许事故的背后有一个欺世盗名者的存在，即便你保证了机上所有乘客的安全；你可能是英雄，但你也必须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再看萨利机长，他在听证会上的陈述可谓有情有理有说服力，让人深深感觉到：这位老机长之所以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上百人的性命，除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冷静的处事方式，还有他对于生命的珍视和应对挑战的勇气。而当NTSB官员被事实所折服，由衷感谢萨利机长为这次飞行做出的贡献时，萨利机长则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尽职尽责罢了。他说，这次水上迫降的成功，靠的是机组成员们默契的配合。他还说，若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的渡轮水手，从直升机上跳入冰水中的警察，迅速到位的消防员、医务人员，光凭他一己之力难以使大家转危为安。看到此处，真的被萨利机长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



视角分享

不一样的战争视角 ——看影片《血战钢锯岭》

□郁妍捷

电影《血战钢锯岭》花了近一半的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冲绳的钢锯岭战役进行了接近于真实的还原。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电影中，钢锯岭之战都被描述成冲绳战役里最为血腥残酷的战斗。电影里，霍威尔中士带着新入伍的医疗兵戴斯蒙德和其他新兵接替了几乎全军覆没的第96连，奔向钢锯岭。沿途，一辆辆运送伤兵或尸体的卡车从他们身旁经过。画面上，一具具尸体像没用的货物一样被叠在一起，随意丢在车上，有些已经看不清面目；伤兵们大多面色擦黑，身体某一个缠着绷带的部位还在缓缓地渗出鲜血，他们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前方，好像，灵魂已经在战火中被烧毁了。而那些新兵依旧勇往直前，包括拒绝带武器的戴斯蒙德——没错，后来就是靠戴斯蒙德一个人的双手和智慧，受伤滞留在钢锯岭的七十余名美国士兵才得以躲过日军再一次的致命袭击。

在大部分战争影片里，硝烟弥漫的战场、隆隆的炮火、残酷的拼杀和尸横遍野的场景只为表现士兵英勇杀敌、保家卫国或是

的做法很荒唐可笑，毕竟战争没有同情心，枪口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良就哑火。我很赞同戴斯蒙德的上司和战友的观点：上帝从不夺取好人的性命，但一定会跟撒旦抗争，而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就是在世撒旦，只有消灭他们才能取胜。

导演没有对战争画面作长镜头处理，而是通过流畅的剪辑直面战场的残酷。我也看过不少影视剧里有关战争的大场面，但不知道为什么，看《血战钢锯岭》里的战斗，我竟会如此震惊甚至是恐惧。我看到画面里的土被炮弹翻起一层又一层，硝烟像死神的斗篷，游离在每个战士的身边，模糊了他们的视线；子弹不知道会在何时从何处窜出来，明明身边的战友还在跟你说话，就一秒钟的工夫，他的脑浆就透过钢盔喷溅到你的脸上；一个战友刚刚举枪瞄准，眨眼间就被子弹射成喷射的“血浆袋”。还有，爆炸中被炸飞的双腿，“医务兵救救我”的哀嚎，老鼠啃食尸体发出的声响就像敌人伺机进攻的脚步声……戴斯蒙德噩梦里，突然凑近的日本士兵的脸不仅吓着了主角，也吓坏了我们观众。我没有身处战场过，但我敢肯定，



正义最终取得胜利这样的主旨，但《血战钢锯岭》不同。梅尔·吉布森导演的战争题材影片都有非常独特的主题风格，他影片里的人物不再完全拘泥于约定俗成的“国家英雄”的生成模式，他们往往也是普通的人，成长环境不一定很好，但他们都有自己笃信并一直为之践行的信仰，并能为信仰而战斗。戴斯蒙德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直恪守《圣经》里的戒条：不能夺取他人的生命。他的信仰源于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自己孩童时候的遭遇。小时候与哥哥哈儿打架，用石头误伤了哥哥，让戴斯蒙德明白了生命的脆弱；而酒鬼父亲用枪指着妈妈的场面也让戴斯蒙德对枪感到厌恶。戴斯蒙德无意上阵杀敌，他参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救死扶伤，因而一开始他并不被军队所接纳。影片在前半段时间讲述了几件事来衬托戴斯蒙德拒绝带武器参战的决心：包括战友的排挤，上司的刁难，还有军事法庭的审判以及未婚妻苦口婆心地劝说。我一开始也觉得戴斯蒙德“不愿拿枪”

导演没有回避战争的血腥。我甚至觉得，这大概就是二战真实的场景吧：到处是破碎的肢体，每个人都在为最基本的“活着”而拼命。

梅尔·吉布森将战时画面表现得越残酷，就越显得戴斯蒙德的崇高，这是一个很好的反衬。当许多士兵丢下同伴，忙着自己逃命一样撤离的时候，只有戴斯蒙德——这个曾经被战友和上司视为胆小鬼的瘦弱男人，拿出了常人难以想象更无法匹敌的勇气，毅然折回钢锯岭，带着钢盔，在黑夜的遮掩中，救出一个个还有呼吸的伤兵。而那个当时被中士嘲笑为胸罩的绳子打结方法，成了运送伤员下山的救命扣。戴斯蒙德的双手被草绳磨得血肉模糊，全身筋疲力尽，可依旧在心里祈祷，求上帝再让他救一个。也许他的行动感动了上帝，那一夜钢锯岭出现了短暂的平静，炮火未响，生命继续。

电影最后，导演用仰拍的方式，显得负伤躺在担架上的戴斯蒙德与蓝天白云更接近，就像一个天神。

投稿E-mail: jyz@cmb.com.cn